

# 愿与群山共白头

张凌渝 全 遇

抬。夏天山里湿气重,雨季时被子能挤出水来;冬天,玻璃上开遍了霜花,屋里又湿又冷。听老乡们说,这里每年有近5个月大雪封山,室外最低气温接近零下30多摄氏度……

两口子没有退缩,把一身力气用在了哨所改造上。不到一年时间,哨所便换了“新颜”——他们在哨所院里开垦菜地、饲养家禽,硬是将苦寒哨所,暖成一方烟火家园。后来,单位给哨所安装了稳定的水电、暖气,这里越来越像个家。

提到这些,安玉总是浅浅笑着,平静又满足。“组织惦记着我们,增加不少基础设施,我们一家都感受到了被‘托着’的力量,身子暖,心更暖。”

2023年冬天,宁江暴雪,山脚的雪没膝,山上的雪齐腰。一天清晨,通信系统突然告警,刺耳的警报声在营区里响起。两人从梦中惊醒后,赵集立刻向单位报告:“我这就处置,确保设备正常运行,请放心!”说罢,赵集就出了门,安玉也跟了出来,二人一起闯进漫天风雪中。

当日最大风力达到9级,路到险处坡度有50多度,稍有不慎,就有跌倒滑落的可能。登上山后,来不及休息,赵集即开始巡检阵地。最后,他把故障锁定在信号接收机上。原来前一夜温度低至零下30多摄氏度,接收机因低温而宕机了。

赵集立刻开始修理设备,安玉则帮忙加固钢丝绳。一个多小时后,设备功能终于恢复了,但两人的双手和脸颊已经冻得失去知觉,连话也说不出,只得慢慢往山下挪去。

没想到,就在下山的路上,安玉因双腿冻得麻木,滑倒在半山腰。一旁的赵集也一个踉跄,两人一起向前滚出10多米。再站起来时,赵集才发现安玉扭伤了脚踝。他搀扶着妻子一瘸一拐走到山下,安玉的眉毛、头发上都已挂满了白霜。看着妻子弯着腰,弓着背,跛着一脚,仿佛一夜间老去,这个从未叫过苦和累的男子在那一刻心疼不已。

“有时候,我常常觉得,自己好像没有退役,好像还过着军营生活,还是部队的一员。”每当听到安玉这样说,赵集都觉得,妻子还像初遇时那样,真诚、热烈。他们像两株并非生长的松,根系在冻土下紧紧相握,而树冠却各自挺立,共同定义着“使命”二字。

2021年,他们的女儿呱呱坠地。孤寂的哨所因为这个小生命的到来充满了欢声笑语。女儿生在哨所,长在哨所。工作之余,夫妻俩一心扑在女儿的教育上,教女儿说话、看图、识字……他们用自己全部的力量丰富着女儿单调的童年,女儿则用童真将哨位变成了幸福的港湾。

2024年,赵集已服役满16年。他和安玉毅然选择留下,向组织递交了一份延期服役申请书。

“其实,不仅是这里需要我们,我们也需要哨位。”军人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,在赵集和安玉眼里,这里不仅是阵地、是哨位,也是他们的家。

山头的雪,久久不化;鬓间的霜,岁岁添新。愿与群山共白头——此刻,风雪或又起,赵集和安玉的身影依旧立。

## 说句心里话



雪下得极深,风如磨快的刀片,挟卷着雪沫沿山体平铲过来。远处山坡上,网络空间部队某部一级上士赵集与妻子安玉如同两个墨点,一前一后,被臃肿的防寒服包裹着,在齐膝深的雪里跋涉。

“雪下得厚,这次上山,整整用了俩钟头。”登顶后,夫妇俩一边感慨,一边开始检查设备运行情况。

检查完毕后,赵集脱下手套,手指已经冻僵,屈伸了几次才恢复。他从口袋中缓缓掏出记号笔,在登记表上写下相关信息。

7年前,单位领导找到赵集:“组织准备安排你去宁江阵地担负值守任务,负责阵地的巡视和维护。那里远离城市,条件艰苦,特别是冬天……”

“领导,请您放心,组织交派的任务我一定完成。至于小玉……我来做她的工作。她是咱们单位的退伍老兵,一定会理解的。”

了解情况后,妻子安玉对赵集的工作全力支持。考虑到哨所仅有赵集一人值守,安玉主动提出和他一同上山,陪伴他共同完成任务。就这样,当年29岁的赵集和26岁的安玉,如同两株风华正茂的青松,义无反顾地扎进了山沟的岩缝中。

刚来阵地时的场景,赵集现在还记忆犹新。做饭用的是柴油炉,吃着总有股怪味,喝水要到几公里外的水井去

# 属于我们的浪漫

■门建新

## 岁月有情



入伍后,我第一次回乡探亲时,经人介绍与妻子相识了。在接触中我了解到,她特别爱读书。于是,临归队的前两天,我从集市书摊买了一套《平凡的世界》,并在书的扉页夹了一片红红的枫叶。

当我将书递给妻子时,她先是一阵惊喜,随后打开封面便看到了那片红枫叶。“没看出来,你还挺浪漫!”

归队的那天早上,妻子早早前来送行。登车前那一刻,她悄悄将什么东西塞进我的挎包,羞涩地说:“送你一个小礼物,等回到部队后才能看。”车子启动后,我迫不及待地打开挎包,原来是一方叠得整整齐齐的手帕,上面绣着两颗紧紧相连的“心”。看着看着,我禁不住“噗嗤”一下笑了,原来妻子也浪漫。

当年人们思想比较保守,处对象时,表达爱意的方式相比如今含蓄很多。那时我所在的部队驻地距家乡千里之遥。平日里,我和妻子都是通过每半月一次的书信相互交流。我时常在书信中夹一张贺卡,写几句祝福语,便能让妻子高兴好多天。我立功受奖的照片寄到妻子手中,她拿给人看后小心翼翼地放进相册里,并给我寄回“鼓励信”,末尾还画上了并蒂莲。

经过1年多时间的书信往来,我与妻子间的感情日渐深厚。一次我休假回家探亲,在双方家长的支持下,我们举办了订婚仪式。我特意提前进城买了束玫瑰花。当我在仪式上将鲜花递给妻子时,她既惊讶又感动,手捧鲜花

## 情到深处



察隅的风从冰川深处卷来,裹着细碎的冰粒,带着雪域特有的清冽与锋利,钻进衣领、袖口,在皮肤上洒开丝丝凉意。我下意识地将身上的军大衣,那是父亲穿了一半辈子的衣裳。大衣混着被阳光晒过的皂角香,是刻在我童年记忆里让人安心的气息。

高考结束后,我动身前往高原,想去看看父亲工作的地方。

“丫头,慢点走,这坡陡。”这是一路上父亲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。他的声音带着些许沙哑,背影比记忆中更向倦了些,肩膀微微前倾,却依旧稳健。我加快脚步跟上。

“爸,我们这是要去哪?”我喘着气问。视线越过父亲的肩头,从那儿能看到帕隆藏布江如一条碧绿的丝带蜿蜒在山谷间。江水漾起细碎的波纹,倒映着远处的雪山。

父亲没有回头,只是抬手指了指前方:“去看看老朋友。”

我知道,父亲口中的“老朋友”是那座界碑。他曾说过,当年就是踩着冰面,去给界碑描红的。

路越走越偏僻,脚下的碎石变成了结冰的河床,踩上去咯吱作响,冰面下隐约能看到流水的纹路。“20年前,这里比现在难走多了。”父亲忽然开口,“那时候大雪封山,车进不来,出门全靠走。”

## 两情相悦



我跟爱人原本计划去年底完婚,但那时年终将近,各项工作叠加,我们都异常忙碌,婚礼的筹备一拖再拖。恰好此时,我所在单位发布了集体婚礼报名通知,我俩一商量便报了名。

那天凌晨5点,天还黑着。化妆间里已是热火朝天。现场几十位化妆师、发型师的巧手下翻飞,看到谁的妆面淡了、发饰歪了,就立即帮忙规整;摄影师们手中的相机快门声不停,记录下一个个动人瞬间。环顾四周,墙上贴满了红喜字,空中悬挂着彩色气球,处处洋溢着热闹和喜庆的氛围。

我是一名军队文职人员,爱人在地方工作。在这批新人中,像我们这样的情况极少。不同于我对军营的熟悉,眼前这些从或远或近的家中赶来的军嫂们于期待之外还有些好奇。她们沉浸在集体婚礼的喜悦里聊天笑闹,我也迫不及待地加入了她们。

经过闲聊,我和身边几名军嫂开始熟络起来,发现她们个个都有故事。站在我后边的一位军嫂戴了一条月亮项链。我扭头夸她的项链漂亮,她顿时兴奋起来,说这是她爱人挑了好久才找到的款式。她与爱人是山东同乡,她在山

## 家庭秀



你领我看那满墙的锦旗  
细说峥嵘过往  
温柔的话语里  
燃烧着满腔的浪漫  
最爱看你身上的军装  
还有你透着正气的脸庞  
余生很长  
我愿做你温暖的依靠  
陪你一起奔赴荣光  
刘芳芳配文

## 定格

近日,武警甘肃总队陇南支队干部韦业坤的妻子来队探亲。因为韦业坤带妻子参观荣誉室。

苟宝琦摄

# 雪域红梅

■口述 张仟薇 整理 达星星

我停下脚步,想看清父亲的背影。我从小就知道父亲是戍边军人,却从未真切体会过这个身份背后的艰辛。直到这次,我执意要来察隅。一路上,我时常想起父亲对我说的话:“这里的每一寸土地,都需要有人守护。”

“到了。”父亲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。眼前是一块矗立在山崖边的界碑,碑身被风雪打磨得有些斑驳,却依旧挺拔如松。深深刻在碑上的“中国”二字,颜色鲜红像一团燃烧的火焰,在苍茫天地间很是醒目。远处的冰川泛着幽蓝的光,如一块巨大的蓝宝石镶嵌在群山之间。冰川断裂处的浮冰在湖面上静静漂浮,构成一幅绝美的画卷。

“当年我第一次来给它描红,雪下得特别大。油漆冻住了,我就把油漆桶揣在怀里,用体温融化了再描。”父亲走到界碑前,伸出粗糙的手掌轻轻抚摸着碑身,指关节上的疤痕在阳光下格外明显。我想起父亲说过他曾在冰河抢险,后背至今留有被冰石划伤疤痕;想起母亲在这雪山上坐车7昼夜探望父亲。途中,山体因积雪突发滑坡,车身险些被落石砸中。

父亲从背包里拿出一个红色的油漆桶和一把刷子,递到我手里:“来,试试。”

我接过油漆桶,沉甸甸的。来到界碑前,站在父亲当年描红的位置,我拿起刷子蘸了蘸红漆。当我的指尖触碰到冰冷的碑身,一股庄严的使命感涌上心头。我学着父亲的样子,小心翼翼地描摹“中国”二字。红漆顺着刷子流下,

滴在脚下的雪地上,像一朵朵绽放的红梅,在白雪的映衬下愈发娇艳。

“当年我来这里戍边,你爷爷奶奶都不同意。”父亲的声音在风里传来,带着几分感慨,“我那时候年轻,心里只有一个念头,就是要守护这片土地。”

离开察隅那天,帕隆藏布江的水汽漫上越野车玻璃,凝成一层薄雾。在我的视线中,远处的雪山已晕成一幅水墨长卷。那身洗得发白的军大衣,成了行囊里深沉的念想。回到家乡,我决定报考军校。填报志愿时,我忽然想起描红时红漆在雪地上绽成的红梅,落笔更加有力。

初入军校时紧急集合,我在黑暗中摸索军装。5公里越野,烈日烤得人身上发烫,汗水流进眼里涩得生疼。每当我感到难以坚持时,耳边总会飘来父亲的声音:“每一步都要踩实,这土地才认你。”

第一次架设卫星便携站,我总对不准接口,汗水将作训服后背浸湿一大片。教官举着对讲机站在风里,声音像凝成了冰:“在高原,通信极其重要,一秒都不能延迟。”我只得咬着牙重新检查每一处连接。终于,信号条稳稳停在绿色区域。

毕业分配名单上,“西藏军区某团”6个字留住了我的视线。母亲在电话里哽咽,我望着窗外掠过的云:“妈,我想去守护那片土地,就像爸爸那样。”

初到拉萨,高原反应让我猝不及防。头痛欲裂时,班长把氧气瓶悄悄放在我的床头。她的笑容像格桑花一样明朗:“我刚来的时候,抱着氧气罐哭了

3天,现在不也好好的?”跟着她学习专业知识和处理业务,我正式开启了自己的高原军旅。

还记得我第一次执行通信保障任务时,越野车在盘山路上颠簸,雪山的轮廓越来越近,冰川的幽蓝在阳光下泛着寒光。到达目的地时大雪封山,能见度不足10米。我们扛着设备深一脚地走,每一步都像踩在云上。搭建帐篷时,狂风卷着雪粒砸过来,刚立起的杆几次被吹倒。

当卫星信号接通的那一刻,灯次第亮起来。战友们围在屏幕前欢呼,年轻的脸庞被蓝光映得发亮。一名战友高兴地说:“排长,这下能跟家里报平安了!”声音带着雪的清冽。风卷起大伙儿的笑声,在高原上回响。

休假时,我特意绕回察隅,和父亲一同走到熟悉的那座山崖边。界碑依旧矗立,“中国”二字鲜红如初,在苍茫天地间像一团永不熄灭的火。我走到碑前,指尖抚过那道浅浅的划痕,忽然落下泪来。

“爸,我现在也是高原战士了,以后我们一同守护高原,好不好?”父亲笑着点头,眼角的皱纹里盛着夕阳,像藏了一整个冬天的暖。

我想,从校服换成军装的那一刻开始,那雪域红梅就已经刻进了我的血脉。我会守在这里,让每一次通信都成为高原与后方牢固的桥梁,让每一盏灯都亮得安稳,让那抹红在风雪中永远鲜艳,像高原上的格桑花,绽放出蓬勃的生命力。

# 集体婚礼

■时晓博



陈磊绘

东工作,爱人驻地在北京。她苦笑着说自己和手机谈了一年多恋爱。一接到集体婚礼的通知,她特地请了3天假提前赶来。我前边的军嫂笑起来甜甜的。她的爱人比她小两岁,但已然在部队里被磨砺得沉稳干练。她爱拍照,他利用休息时间花费心思为她拍了许多好看的照片。

经过两个小时的忙碌后,所有新娘终于都完成装扮。带队女兵大声喊道:

“新娘们集合,新郎要来接亲了!”

大家有说有笑地在大厅门口集合。带队女兵大概是习惯了整齐划一的队列,很想把这群新娘子的队伍调整好,让大家站整齐。可是“稍息、立正、向右看齐”等口号对新娘子们不管用。带队女兵无奈地笑了笑,说:“看样子,一会儿接亲的时候,只好让新郎们自己找新娘了。”

不知谁喊了一声“新郎来了!”大家

呼啦一下都围到了门口。只见新郎们排着整齐的队列,手捧着鲜花,喊着口号齐步走来。

“你们想让新郎现在进来吗?”带队女兵笑成了一朵花。“不想——”新娘们调皮地大声说。“那我帮你们堵门!”说着,她用身体紧紧抵住门扇。新娘们迅速散开,各自找地方躲藏起来。

只听几声响亮的口号,大门瞬间被打开。有的新娘一下子就被她的丈夫找到;有的新娘还藏在角落,偷偷看着自己的爱人急得团团转。快门声与欢笑交织,现场气氛热烈。

我爱人几乎没费劲就把我从一群穿着红色婚服的新娘里找了出来。他一边把手捧花递给我,一边忙不迭地向我“诉苦”：“战士们一大早就把我拉走了,教我唱歌跑步和喊口号。这些我都不会,学了好久的呢。”

说话间,接亲的车队浩浩荡荡来到门口。迎亲的舞狮队早已等不及,摇头晃脑地往大门里冲。

那天,无论我们走到哪儿,都吸引来无数目光。仪式有条不紊地进行,比我想象得更加精彩。阳光照耀着舞台,更有现场观众、亲朋好友满怀祝福的目光。真是美好又难忘的回忆!

80个新家庭就这样诞生了。我们的爱情或许没有朝朝暮暮的相守,我们的故事可能别离多于相聚,但爱不会少,信任不会少,责任更不会少。



围绕中心强保障